



鲁迅

王家平 著

精神世界 凝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王家平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1064-026-7

I. 鲁… II. 王… III. 鲁迅-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0386 号

LUXUN JINGSHEN SHIJIE NING SHI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52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献身学术

——王家平《鲁迅精神世界凝视》序

钱理群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总是先翻目录，再看后记；这回也是这样，却一下就被《后记》所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作者本能地一手抱住了1岁4个多月的女儿，同时紧紧抱在怀里的，竟是正在写作中的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稿！事后知道这不过一场虚惊，但在突发事件中的本能反应，却最能反映人的本性：在王家平的心目中，女儿与书稿，同是自己生命（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结晶，是最为珍贵的，其价值是任何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比拟的。这样，他就赋予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以一种与生命（自我的，与未来的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这本是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学者共同的“痴情”，类似的逸闻趣事世间流传得很多。但在今天，却似乎显得“古怪”，至少是“可笑”的：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对此，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于是，学术成了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我卖，你买”的纯粹的商业行为，不过是单纯的谋生手段，需要的仅是熟练的学术操作的技术与商业包装的技巧。我并不否认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转换成图书市场上的商品，更不会忽视稿费对学者（包括我自己

2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在内)谋生的意义——在我看来,这都是现代学术的特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学术与市场的关系”本身即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我同样固执地认为,这并不是学术(即使是现代学术)特质的全部,或者说,同样是商品,学术著作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产品,既是作者的精神劳动的产物,又是提供精神消费,满足读者精神需求的商品。这就是说,在学术的领域里,商业性的交换活动,仅是一个中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研究者与读者开拓一个人所最需要的广阔而自由的精神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它是直接服务于“使人成为人,使人变得更为美好”的这一终极性的目标的,并且是与人的生命同在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的神圣性所在。它内在地要求着研究者生命的投入,要求有一种耐得住寂寞、清贫(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学者首先要争取必需的生存条件与研究条件,又不能有过常的奢侈的物质要求)的献身精神。我曾经一再地对希望走学术之路的年轻人说,学术研究是一个“精神的炼狱”,万万不可轻易进入;但一旦进入,就一定要准备献身,把生命投掷于其中,做出各种牺牲,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必须也必然是“呕心沥血”之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是趁早离开。——我从不愿意将学术研究的价值绝对化,离开学术岗位也并非耻辱,关键在是否适合自己。但学术研究又确实具有特殊的魅力,所付出的牺牲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可以获得学术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的飞扬,不断发现的期待与喜悦,以及生命的充实感。惟有懂得并珍惜这治学中的甘与苦,才算是进入了学术之门。现在看来,王家平通过本书的写作,已经开始将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相融合,体验到了其中有得有失的“滋味”。作为他的导师,

我感到欣慰：他开始入门了。

作者在“后记”中还谈到，这些年（大概是80年代末以后吧？）他自身也经历了某种精神上的“地震”，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的荒诞感，漂泊感，以及身心交瘁的挣扎中的绝望体验。他在自身的生命体验中，终于与鲁迅的心灵相通。正是感到了与鲁迅的“缘分”，这才拿起笔来。用王家平的话来说，自己所承受的物质与精神的苦难，“成了能够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前提与基础”。这倒是似乎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鲁迅不是可以作纯客观的‘研究’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震。否则你永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而灵魂的共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见拙作：《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我们这一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绝望体验而认识、接近鲁迅的；现在年轻一代，又通过80年代末以来“并不亚于（文革）浩劫的种种震撼”（这是作家李锐说的）重又认识与接近了鲁迅：近年来在一部分中青年中悄悄出现的阅读、研究鲁迅的热情，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体验基础之上，并且是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的。王家平的《鲁迅精神世界凝视》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凝视”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在他的笔下，有着鲁迅的精神世界与自我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遇合。于是，他有了自己的发现，例如鲁迅一生的漂泊流浪体验，“过客”式的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鲁迅的终极性追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丰富与加深人们对鲁迅的体认。当然，这种体验式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如果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体验，甚至用一己的体验代替了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实际考察，不仅会造成对鲁迅的曲解（缩小，夸大，变形，等等），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我们重视研究者个

4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人与鲁迅相通的体验，如前文所说，仅仅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进入（感悟）鲁迅的内心世界；但进入（感悟）以后，还要有更为艰苦的对鲁迅精神实体的全面而细致的考察与研究。王家平用的是“硬功夫”：他反复地阅读鲁迅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搜集到的回忆、考证文章，每一个鲁迅精神命题下的所有有关材料，都尽可能地搜罗汇集，然后一一排列，研究。他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我想或许可以概括为“体验与实证的结合”，既能从总体上感悟到鲁迅内在精神的某些命题，又把这样的感悟建立在全面而翔实的事实材料分析基础上。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少对王家平是合适的。当然，他毕竟刚刚入门，本书的写作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总的感觉是对材料没有吃透，没有更深入地揭示各个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限于外在的铺叙。这正是暴露了作者思想穿透力、理论概括（提升）力的不足。这或许是一种苛求，但王家平既然已经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那么，他自然也就准备好走一条艰险的路，还有许多的学术难关在前方等待着他。

王家平在“后记”中一再怀着深情谈到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这些文字也很让我感动。在我看来，对家人的爱与对学术的爱，都是对于生命的挚爱的表现。学者本质上是“人与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探索者，他天然地热爱人，热爱人的生活，拥抱着一切生命。王家平说，他的女儿将与他的学术一起成长——这极有诗意，也是一个象征。我祝愿他终能实现这一愿望，也以此祝愿一切愿意献身学术的年轻朋友们。

1998年9月2日晨写毕于燕北园

目 录

献身学术 钱理群

——王家平《鲁迅精神世界凝视》序

导论 回归人世的鲁迅 1

第一章 悲剧性体认 15

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16

——鲁迅对个体充当“中间物”悲剧命运的体认

1. “中间物”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16

2. 在伦理链条上充当“中间物” 17

3. 在文学变革的链条上充当“中间物” 22

二、被遗忘、被鉴赏、受迫害、被“吃” 29

——鲁迅对先驱者充当“牺牲”悲剧命运的体认

1. 鲁迅本人对充当“牺牲”的体验和看法 29

2. 先驱者的被遗忘 32

3. “牺牲”的被鉴赏 35

4. 先觉者、改革者的受迫害 39

5. 享用“牺牲”（先驱者的被“吃”） 41

6. 总结：先驱者生前、死后的不同命运模式 46

三、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 51

——鲁迅对精神探索者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的体认

2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1. 鲁迅的故乡“情结”	52
2. 鲁迅一生的漂泊流浪体验及其文学表现	55
3. 永世流浪, 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 境遇	61
四、生命轮回与历史循环	70
——鲁迅对人生和历史的悲剧性体认	
1. 一个“定论”	70
2. 生命的“轮回”圆圈	72
3. 代际命运的重复循环	82
4. 历史的循环往复运作轨迹	84
第二章 心灵的阴影	94
一、受虐体验与复仇冲动	94
——文学的复仇和复仇的文学	
1. 鲁迅的受虐体验	95
2. 鲁迅对“复仇”的理论阐释	102
3. 鲁迅: 现代中国文坛的剑客	110
4. 鲁迅作品对“复仇”母题的艺术表现	117
二、彷徨于真话与谎言之间	131
——鲁迅言说、创作的两难抉择	
1. 鲁迅视野中的“谎话”与“假话”	133
2. 鲁迅视野中的真话	140
3. 在真话与谎言之间进退维谷的“失语”状态	146
三、精神的苦役犯	152
——鲁迅的自审、自虐与忏悔	
1. 心灵的审问者	153
2. 犯罪感受	155

3. 文化原罪与无尽的忏悔	161
第三章 存在的关怀	170
一、地狱边上的野草	170
——鲁迅的生命意识与死亡体验	
1. 丰富、独特的生命意识	172
2. 砍头、酷刑和滥杀生命	182
3. 疾病·自杀·死亡	189
4. 死亡事件·死亡意象·死亡体验	198
二、把握生命的根基	205
——鲁迅对情与欲矛盾体的思考	
1. 呼唤爱情、质疑爱情	206
2. 对传统性道德、性文化的批判	213
3. 鲁迅的新性道德观	226
4. 关于文学艺术与爱情、性欲问题	230
第四章 终极性追思	236
一、鲁迅对宗教文化的挖掘	237
1. 思想文化背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崩溃和重建	237
2. 前期宗教文化观	243
3. 后期宗教文化观	248
4. 前后期宗教文化观的差异和共同指归	255
二、鲁迅与佛教文化的精神对话	259
1. 与佛教文化的因缘	260
2. 佛教文化观	263
3. 鲁迅作品对生死的思索与佛教生死观之比较	267
三、鲁迅与道教文化的精神对话	273

4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1. 对道教哲学层面的批判	274
2. 对道教实践层面的批判	277
3. 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鲁迅思想的影响	280
4. 鲁迅作品的“孤独者”与魏晋名士之对读 ...	283
5. 鲁迅作品的自然审美表现与道家自然审美观之 对话	285
四、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对话	291
1. 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联考	291
2. 鲁迅的基督教文化思想	293
3. 耶稣受难意象与鲁迅作品的“牺牲者”形象之 对比	299
4. 基督教式的忏悔与鲁迅作品的忏悔意识之比较	303
后记	308

导论 回归人世的鲁迅^①

生前的落魄窘困与死后的声名显赫，似乎是所有思想文化先驱的普遍命运模式。鲁迅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②从孔子的奔逃于列国到屈原的怀沙自沉，从苏格拉底的服毒身死到布鲁诺的烈火焚身，中外文化史上无数事实无不显示了先驱者在人世中的悲剧性遭遇。鲁迅的这种悲剧体验得之于他本人一生的坎坷与不幸，而世人对已逝的鲁迅的顶礼膜拜则成了这一古老文化命题更具悲剧意味的现代注释。鲁迅生前阅尽了人世的悲欢和世态的炎凉：官府的迫害接踵而至，论敌的围攻四面而来，他暴怒，他躲闪；亲人和朋友的误解、隔阂乃至背弃遍布周遭，他欲哭无泪，他的心在淌血……

鲁迅去世至今已 60 多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鲁迅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享尽了人间世俗的香火和供品，成为 20 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文化偶像。

走上“神圣的祭坛”

1936年10月19日，长期遭受肺结核病折磨的鲁迅永远闭上了双眼。鲁迅的遗体在上海万国公墓下葬的那天，数万由文化人和普通市民组成的队伍，拥着这位“民族魂”的灵柩，举行了一次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葬礼。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他称赞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并把他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③这是对鲁迅形象进行神圣化和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开端。毛泽东在40年代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认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④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以后近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学术界在辑佚、整理、考订有关鲁迅的史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那种根据时代政治需要而随意阐释鲁迅的不良倾向日益明显。50年代末，姚文元撰写了《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把鲁迅当作他的“阶级斗争论”文学思想的注脚。“文革”时期，鲁迅进一步被“政治化”和“庸俗化”，他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被江青、姚文元及千千万万的造反派歪曲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舆论工具。甚至连郭沫若也发表了《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一文，把鲁迅塑造成一名反潮流英雄，并运用富有诗人想象力的语言写道：“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亲密的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入党申请书。”^⑤许广平也未能免俗，她按那个

时代的精神，写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一文，认为“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⑥一旦被纳入僵硬冰冷的政治模式中，鲁迅身上及其作品所拥有的鲜活的生命热力和丰富的人性内涵就被彻底抽空，鲁迅成了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躯壳。十年动乱结束后，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出于对极左思想的憎恨，对那个被极左思想歪曲了的鲁迅形象也流露了冷淡乃至厌恶情绪。

70年代末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人文背景下，一批学人拂去了鲁迅文化形象上的蛛网和尘埃，使他由神坛重新走入人间。在一个日益宽松的人文环境中，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日益呈现在人们面前。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对鲁迅庸俗化、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一旦我们以平等的视角面对鲁迅，便会产生新的困惑和惘然。鲁迅的思想太丰富了，鲁迅的性格太复杂了。在鲁迅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悖谬”。他是坚韧不拔的反封建斗士，同时又是听从母命，与自己根本不爱的小脚女子拜堂成亲的“孝子”；他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叛逆者，然而当爱神叩击他心灵的门窗时，他又显得那般地犹疑、怯懦和畏惧；他一向乐于助人、牺牲自我，却又举起了复仇之剑，攻杀仇敌和亲朋；他不断地同虚无、绝望抗争，却无时无刻地生存于“精神囚室”之中……这一系列的矛盾和悖反，撕扯着鲁迅那颗敏感脆弱的心灵，把他推向了人世间最痛苦的精神炼狱，并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这也铸就了鲁迅犀利无比的思想锋芒、深刻敏锐的感知力和“残酷的天才”那般的文学表现力。

深入到鲁迅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走进他丰富的心灵王国

4 鲁迅精神世界凝视

里去,最吸引我们的恐怕是他作为一名 20 世纪的中国人由爱与恨、悲与喜交织而成的情感状态和复杂的心理结构。

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它使种族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它能激活个体的高尚情感和创造热力。然而,爱更是一座精神的十字架,它交织着欢悦与悲哀、酣畅与沉痛、希冀与绝望。在鲁迅心灵的领地上,就矗立着一座爱的十字架。作为人之子、人之兄、人之夫,鲁迅不断地成为悬挂在爱的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服饮了慈母误进的毒药

母亲,多么神圣的字眼;母爱,人世间最纯洁无私的情感。然而,母爱也可能成为子女的“精神囚室”,使他们逡巡不前,令他们尝遍苦痛。鲁迅 1925 年曾在《杂感》一文中感叹道:一个人若死于敌手,这并不足以悲哀,最大的悲哀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⑦

鲁迅带着自身的情感体验,道出了这番人生的沉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进了监狱,接着父亲又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鲁瑞瘦弱的肩上。在世人的冷眼里,在族人的倾轧下,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抚养着 5 个孩子(鲁迅有一弟一妹在幼时夭折),勉强支撑着日趋败落的周家。作为周家的长孙、长子,鲁迅充分感受了母爱的圣洁伟大,晚年的他还写信对青年作家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⑧。母爱成了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也成了一笔永世难偿的道德债务。为了报答母亲,他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鲁迅”这一笔名。留日时期,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30 年代鲁迅对他的日本学生增田涉

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这在《鲁迅传》原稿中被删掉了）。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⑨鲁迅并非贪生怕死之徒，然而对母亲的爱使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这导致光复会负责人取消了派他回国行刺的计划。从此，他的心灵深处投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母爱也影响了鲁迅的职业选择。他的政治立场与封建官僚是尖锐对立的，道不同则不相谋，按照他的个性来说，应该避免与这些统治者共事才是。然而从1912年~1926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20年代中期，鲁迅的论敌陈西滢攻击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⑩这番刻薄的言词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1925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⑪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慈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然而，这又使鲁迅承受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啊！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是来自于母亲对他的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

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作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作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四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②。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作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从此，他把自己绑在了封建婚姻的柱子上，尝尽了无爱的夫妻生活的痛苦。母亲起初根本未意识到自己的专断如此深深地伤害了长子，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眼力，认为朱安是一个性情好、懂规矩的儿媳。20多年后，她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当年强迫长子成婚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时晚矣！她误进的毒药已被儿子喝下。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长子，也是弟弟们的长兄。作为人之兄长，他又背起了爱的十字架。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喻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具有某种天意？他们的母亲在兄弟失和后曾对晚辈说：“龙师父为你大先生起了‘长庚’的法名，绍兴叫‘黄昏肖’，二先生叫‘启明’，也就是‘五更肖’，两星

是永远不相见的。”^⑬周氏兄弟本是一母所生，情同手足，后来却反目为仇，这是怎么回事？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4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0年2月，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其中之一写道：“谋生无奈日奔驰，
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
孤檠长夜雨来时。”^⑭他1901年4月写于南京的另一组《别诸弟三首》有诗云：“梦魂常向故乡驰，
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
残灯如豆月明时。”^⑮这两首诗抒发的都是长兄鲁迅对弟弟们真挚的思念之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60元的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看来，鲁迅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抱有较高的期望，它毕竟可以充当他与恶势力战斗之余的休憩之地。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